

父王

赖妙宽 著

哲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而中国人的命运似乎更受社会大环境的制约。进士巷里白、杨、齐、苏四家的角逐只有在新时期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不管什么，中国的兴衰，已经和这些小人物的奋斗分不开了。



海峡文艺出版社

父王

赖妙宽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父 王

赖妙宽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9.125 印张 4 插页 22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34-972-X

I·867 定价: 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赖妙宽，女，1960年3月3日出生，福建漳州人。从医十五年，为眼科主治医师。1996年元月起，被福建省文学院聘为合同制专业作家。已出版小说集《天赐》，该书获福建省第九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第一章

1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事使香州城里一片混乱。从湘赣边界过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占领岩城七天后又挥师东进，直逼香州。

那时，红军刚在江西那边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掌握中共中央大权的王明，以为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应该去占领中心城市。他命令红军的主要兵力去攻打赣州，准备打下后把党中央机关搬进赣州，然后再打江西省会南昌，节节推进，结束红军老是在乡下东躲西藏的局面。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中心城市闹，才会撼动反动政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可是，打了三十几天，不但不能一举占领赣州打入南昌，自己反而伤亡惨重，处于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

为了挽回局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请正在东华山养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速往前线决策。毛泽东接到电报立即赶往赣县，在听取了各军团首长汇报攻打赣州的情况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建议红军攻打香州。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的支持，于是他亲自率领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在短

十天内，从赣南到岩城，势如破竹，攻克香州已是指日可待。

香州的国民党守军有两个旅，归第八集团军四十九师张贞师长管辖。不管是张贞还是蒋介石，都没想到红军会突然掉头东征。四十九师在香州人眼里是“豆腐军”，只会吃饭不会打仗，有民谚曰：张贞张贞，能吃不相争。“相争”在香州话里是指出拳打击。不过，这个民谚大概是在张贞吃了红军的败战后才有的，张贞自被红军打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从此一蹶不振。

四十九师的两个旅，即一四五旅和一四六旅，下辖六个步兵团：二八九团、二九〇团、二九一团、二九二团、二九三团、二九四团，前三个团属一四五旅，后三个团属一四六旅；另有独立团、炮兵团、特务营、工兵营、辎重营和护路队，以及独立营、第一、二补充营等。此外还有各县保安大队、香州公安局保安大队等，总计两万余人，给养较足、设备良好。因为张贞利用进攻中央苏区的名誉向蒋介石大要军火，蒋介石除了出于对苏区“加强防务”外，还企图利用张贞以牵制广东军阀胡汉民的力量。而胡汉民为保存自己，也暗中联络张贞。这样，张贞既有蒋介石较为充足的给养又得胡汉民的资助。他以师长兼任“福建剿匪司令”的身份，常常进犯闽西苏区，反共气焰颇为嚣张。为防止红军东进，他原本把岩城作为第一道防线，由杨逢年的一四五旅驻守，岩城与香州中段的和溪为预备防线，靠近香州的天宝为最后一道防线，司令部设在香州城里，由张贞亲自坐镇。

但是，守在岩城第一道防线的杨逢年却在四月八日凌晨的睡眠中，被突如其来的红军打得晕头转向，慌忙带着小老婆化装成挑粪的农民沿乡村小路逃走。红军冲进他的卧室时，他的被窝还余温尚存。杨逢年逃到和溪一带仍惊魂未定，红军的神速早使他吓破了胆，四处的崇山峻岭中好像有千军万马。他根本无心将残兵败将组织成第二道防线，士兵们也都恨爹娘没给多生两条腿，他

们跑起来比兔子还快，谁都无心恋战。

红军早在进攻岩城的时候，就料到杨逢年被打败后会逃往香州，早已派出一个团绕过岩城直接从苏区穿插挺进和溪，准备把杨逢年堵截在和溪以西消灭。只因连天大雨，又无无线通讯设备，与岩城方面联系不上，延误了两天进程，杨逢年才得以逃过和溪。

杨逢年在和溪稍作喘息时，和溪的一个土豪为他备酒压惊。酒桌上，杨逢年看着众人和自己的狼狈相，想起逃跑时被粪臭噎得几乎气绝，不由得恼羞成怒。他用一根啃了一半的鸡腿敲打着桌面叫着：“干伊老姆的赤匪，老是神出鬼没的，搞得你爸有力没地方使。”他狠狠地灌下一碗米酿后，又咬牙切齿道：“哼！我杨某也不是豆腐做的，这回到了香州啊，非好好跟他干一场不可，看到底谁是乌龟！”不过，临要离开时，他又悄悄对土豪说：“此次红军来势甚猛，我们怕是挡不住了，你最好也躲躲！”

那几天，从岩城至香州一百多公里的泥泞土路上，印满了各类狼藉的车辙和脚印。大部分国民党士兵都用步枪当拐杖，在泥流里如划船一样行走，但不时仍有人摔个四脚朝天，引来在路旁田里忙着春种的农民哈哈大笑。

杨逢年在岩城的溃败使张贞惊恐万状，他不知道红军是占领岩城后就罢休呢，还是要继续东进把他的老巢香州也吃了。香州是块小平原，易攻难守，只有离城三十几里的天宝镇有几座山岭，那里正好是香州西面入口的咽喉地带，且西面有一条永丰溪，北面有香江，筑成两道天然防线。如果把住那几个山头，就可以抵挡一阵子。张贞匆匆把剩余的兵力以天宝为中心设立防线。在左翼的峰苍岭、十二岭上，驻守一四六旅的二九二团、二九四团，旅指挥所设在天宝镇内；在右翼的榕仔岭，由一四五旅的二八九团和二九〇团驻守，旅指挥所设在靖城。并派遣二九〇团的第三营为前进部队，在龙山一带阻滞红军行动；一四六旅之二九二团的

两个营在天宝镇为总预备队，相机向两翼增援，一个营在乌石山，向浦南方向警戒，防备红军抄后路入香州，另有两架飞机在岩香公路沿线侦察情况。师部则控制一些直属部队，仍远驻香州。张贞这回也算是下了决一死战的决心了。

但是，在排兵布阵时，张贞犯了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错误，那就是把属于自己派系的杨逢年旅放在比较易守的峰苍岭和十二岭上，把战斗力不强的王祖清旅放在容易挨打的榕仔岭，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张贞一面派飞机往岩城方向侦察，一面又向广东和福州的军阀求援。

2

香州是个没有经历过大战事的小城，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土地上一度烽火连天，但香州历来有“福地”之称，战火极少蔓延到这儿。就算距香州不过几十公里的厦门被迫成为通商口岸以后，英、美、日、俄、德、法等洋人进进出出如同在自家门口，香州却保持着自己的纯洁与本色。虽然也有些洋人到香州来，但都是来办学校、办医院、办教堂的，香州人并没有从外国人那儿感受到国耻或低人一等，而是与洋人和睦相处，有时还拿洋人开心一番。比如他们有句歇后语：“番仔博输铰——卖教堂。”“番仔”是香州人对洋人的谑称，“博输铰”是赌博输了的意思，香州话里“卖教堂”与“不够长”谐音。因此，他们在丈量什么不够长时，自然会说：“哎呀，番仔博输铰！”可见洋人在香州人眼里，不过是拥有教堂且容易输钱的外族罢了，输了钱他们照样得卖教堂。

现在，四月的霖雨已在香州持续了十多天，眼看着天空还灰蒙蒙的，怕是没那么快见晴了。霖雨和日渐逼近的战事如同阴云

一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岩城在四月八日失陷后，香州城内就已有些风声了。九日，街头的行人比往日多，大家并不是在忙什么活，而是出来打探消息的。不少人聚在路边的五角凳下交头接耳，压低着嗓门互相寻问，许多人脸上都布满疑团和阴云。城里有些店铺开得迟了，门板也不全撤去，平时多是伙计坐柜台的，这天老板也出来了，双手在一个绸子夹着棉絮的圆筒里袖着，头上戴着瓜皮帽，缩着脖子小声问上门的顾客：“喂，你可有听说什么？”顾客皱着眉摇摇头，又问：“你呢？”老板也摇摇头。他们就茫然地对望了一下，不再吭声。顾客买了东西赶紧走，临出店门时，又抬起头望了望阴郁的天空。

这年香州开烟禁，准许农民种鸦片。有人说，红军恐怕是来香州筹饷的，像从前的陈炯明和臧致平一样，为争烟苗捐的利益而来。如果是这样也好，大家出点钱就算了，可又有人说，红军是来抓丁的，红军在江西打仗人不够，要来这边补充。后一点使人心慌，家里有多个男丁的，都想着要不要出去躲一躲。

四月十日，杨逢年放弃和溪不守，退到南靖的金山龙山一带，民心更动摇起来了。因为城里的许多军官开始把家眷撤到厦门去，他们包了汽车公司的大货车，一车一车地载去。那些军官太太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街上摇来摇去，倒像是要去厦门玩似的。反正他们是外地人，在香州住一段再去厦门住一段更好，厦门可是比香州洋气多了。老百姓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知道他们是挡不住红军了，遂对那些女人啐一口，她们的男人连同她们吃了香州人给的饷粮，却会吃不会打，逃跑还那么不怕见笑。

四月十一日上午，情形更不好了。先是一架飞机被红军打中，这就怪了，红军没有大炮，怎么会打中在天上飞的飞机呢？老百姓觉得这是气数已尽的征兆，香州怕是凶多吉少了。

原来是红军穿插到和溪的那个团，没有拦截到杨逢年，改为先头部队隐蔽在离香州不到百里的龙山，等待大部队的到来。这天早上，张贞派出的交通机从香州飞往岩城方向侦察，途经龙山，被守在龙山的红军发现。这个团的副团长陈冬生原来是国民党军机枪连的副连长，又是个优秀的机枪射手，他看到飞机从龙山飞过，就像逮着了猎物一样兴奋，忙令机枪连迅速在龙山顶上架设一挺重机枪，自己在山顶上观望守候。大约过了三个时辰，这架敌机又悠悠地从岩城方向飞回。在三次反围剿中，敌人的飞机像讨厌的苍蝇一样在红区上空飞来飞去，如入无人之境，红军也拿他们没办法，他们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地面的威胁。这时，敌机驾驶员放心地把飞机开得很低，也许想看清地面有没有红军。就在飞机经过龙山顶的时候，他看到山顶上有几个穿灰布衣、戴八角帽、小腿上扎着绑腿的人在跑动，并有一挺机枪，枪口朝向自己。红军！他心里一惊，赶快要升高飞机，但已经迟了。只听到一阵“哒哒哒……”声，敌飞行员感到腹部像被火烫了一样烧灼疼痛，低头一看，血和肠子都流出来了。他顾不上细想，赶快加速往香州方向飞。

几分钟后，敌机停在香州机场。飞行员没有出来，机场的工作人员跑过去看，发现飞行员已经死了，血正顺着机身下的缝隙和枪眼流出来。

红军打了架飞机、打死个驾驶员的消息加剧了人们的恐慌。百姓中开始盛传“时逢四十九，张贞无路走”的说法，他们说张贞就倒霉在四个“九”上，这第四个“九”就是张贞末日的来临。第一个“九”是张贞的番号陆军四十九师；第二个“九”是张贞本人那年四十九岁；第三个“九”是张贞在香州盘踞了四十九个月；第四个“九”可能就是红军在四月十九日攻打香州。

现在听说杨逢年又丢掉金山龙山，退到靖城一带。靖城离香

州只不过四十里路，一个挑担的人在不到半天内都可以走到的。这么说，红军是近在眼前了，城里的一些大户也开始动起来了。

街上的行人不像前几天那样多了，以前大家是从家里出来打探消息，现在不是打探消息的时候了，而是赶快做点什么。走在街上的人都尽量放轻脚步，本来热闹的街市变得冷清和萧条多了，使他们走几步就会不安地回头看看。城里不少店铺都关了门，只有民兴银行的门口挤满了兑换现元的人，银票已经没人要了。街上还有各式车辆满载着物品急急赶路，被磨得油光滑亮的石板路上，常有车轮滑进石缝的“咯噔”声，显得坚涩而沉重。车轮溅起的泥水使人躲闪不及，不是被弄脏了裤管，就是有人打个趔趄，手里撑的油纸伞常在这个时候砸破。人们尽管忧心忡忡的，看到这一景象，仍免不了咧嘴一笑，但还没笑成，想到了当前的事态，急忙敛住，又低头匆匆赶自己的路。香州人过惯了悠闲的日子，紧张和危难使他们难受极了。

3

人们不知道红军打过来以后会怎么样，但看到城里突然多起来的国民党兵，一队队地开来开去的，更有缺胳膊少腿的伤兵，包着血淋淋的绷带，哭爹叫娘地走过。大家似乎可以想象得出战火的吓人，看到路边有懒洋洋的伤兵坐着吸纸烟，就凑过去问：“哎，红军是什么样子的？”

伤兵也斜了问话的百姓一眼，看到有几个人慌慌地等着听，顿时来了精神，一丢手里的纸烟，恶狠狠地说：“红军喝人血吃人肉，小心点哪！”他一使劲，额上绷带的血印子就蜿蜒着扩大了。

百姓看了眼神都有点发直，又有人小心地问：“真的吗？”

伤兵不知道自己的伤口又在流血，仍大惊小怪道：“真的！你

们看我!”

人堆里有个小青皮笑嘻嘻地指着伤兵的头说：“哈哈！真的，又流了，又流了。”

伤兵用手一摸，头上本已凝固发硬的血迹，此时又摸到湿润粘滑，心里一恼，朝小青皮吐了一口浓痰，骂道：“干你老姆敢笑！老子毙了你！”

小青皮赶紧提起一个竹皮筐子跑了。跑了一程，又回过头来对伤兵作个鬼脸，伤兵恨恨的，却拿他没办法，正好身旁有个甘蔗头，捡起来就扔过去。甘蔗头飞到小青皮的前面打中了一个胖女人。胖女人转过来，大叫着：“哪个要死的，用甘蔗头打我？”

小青皮好像捡了白肉油一样，笑得话都说不出来，他拉过胖女人，指着伤兵说：“是他，他扔你的。”

胖女人见是个伤兵，也不过去，就在原地骂道：“夭寿的，挨枪子了还不知死啊，不怕没性命啊！”

伤兵把头扭到一边，假装没看见，没听见，他心里气得半死，要是能跑的话，他就去把小青皮抓过来揍一顿。想到自己一个汉子，坐在街边地头上挨女人骂、挨小青皮笑，真是很不值。兵痞子在香州是很被人瞧不起的，他们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没得使的人才去当兵。伤兵想好了，等这次伤养好了，就不干了。

这个小青皮叫杨二福。这几天香州城里乱哄哄的时候，他高兴得四处乱窜，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钻。在他的印象中，香州城里除了春节逛公爷街、元宵闹花灯、五月划龙舟、七月过普渡外，就没多少个热闹好看了。虽然一年到头大小节不断的，但都千篇一律，而且过节的时候，是有钱人家喜气洋洋，穷人家却没什么好高兴的。

这回可不一样了，城里的有钱人，都像尾巴被踩到了一样扑扑跳，早几天城里的几个大户就打点东西，带着细软和家小，或

从陆路或从水路逃到厦门，他们准备在厦门观望一下，若不行就从厦门坐轮船到香港。原本人丁兴旺、富贵福气的豪门大户，突然人去楼空，变得冷冷清清的。听说鑫源金行的李老板，还把他家镀金的家什都涂上了黑油漆。杨二福跟他老姆说到这个时候，他那整天扳着脸孔的老姆也不得不说：“啧啧，讨债啊，这些有钱人！”杨二福看到自己的话引起老姆的重视，心里更高兴了，他使劲地敲着菜筐子，被他母亲瞪了一眼才定神下来。

那些有钱人走后，留下看家的下人、远亲，一下子没人看管，不用小心翼翼地看主人的脸色，犹如解放了一样，马上一副主人的样子，乘机叫上自己的亲朋好友来主人家开开眼界。拿的拿，吃的吃，玩的玩，对主人家大肆洗荡一番，既沾点便宜，又出出平时积压的对主人的怨气。女人们学着太太小姐们的模样，扭着粗壮的腰肢，用沙哑的大嗓门嗲声嗲气地撒娇，还没说完，自己先笑成一团滚到地板上，反正有钱人家的地板比自己家的床铺还干净，她们任意在地板上滚着。主人家平时界线分明的厅堂、卧室、书斋、后花园，都出现了嘻嘻哈哈、吵吵嚷嚷的人群，他们这时倒像是过节一样。

一些中小富户看到这种状况，大为摇头叹息，对家里的佣人突然提防和讨厌起来。佣人们好像也神气一些了，主人跟他们说的话也不那么当一回事了，大概是看到别人家的佣人在当主人，自己也想学一学吧。这不是反了吗？红军还没来呢。这些中小户们看了心里很不舒服，但只能记在心里，现在局势这么乱，谁知道天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们对佣人骂也不是拉也不是，骂了生怕万一红军来了他们真的起来造反，或者自己万一要出去避一避，家财交到他们手上，真的被他们洗净荡光。不骂吧，又看不得他们那么张狂、不成体统，心里是又气又急，六神无主。红军还被挡在天宝那边，他们的日子就乱了，没法度了。

这些中小户不像大户，有了足够的钱财，一有风吹草动，赶快逃之夭夭，保命要紧。他们既经不起举家外逃的花费，又不忍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业丢给别人糟蹋。再说，他们实在搞不清楚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要不要躲。如果他们根本就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野蛮，甚至是像私下里有人说的那样，红军不伤好人，那么他们干么要躲呢？自己既不杀人也没放火，也没与谁结怨仇，换了什么朝代，来了什么政府还不是一样吗？如果没眼没目地就跟有钱的大户乱跑，香州却平安无事，人家大户可以当作是出门游玩一趟，自己却要亏个掉裤子了。但是，如果红军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共产共妻，抓丁派黑单。那么，为一点财产丢了性命可不值得啊！

他们在走与不走之间犹豫不决，怎么权衡也无法找到立足点，而形势又一天比一天紧张，每天站在店铺门口看着匆匆来去的人流，特别是看到大户人家一车一车叠得尖尖地拉走东西，车上没绑好的东西不时滑落下来，有时甚至是整车歪倒在地。车夫脚忙手乱地拉呀揪呀都无济于事，混乱中夹带着撑着油纸伞、抱着私房钱的女人大惊小怪的尖叫声，还有男人的呵斥以及闲人的哄笑，把眼前的一切搅得好似个杂菜锅。他们心里真是急死了，也烦死了。

那些平民百姓看着有钱人家出逃，刚开始也跟着心慌慌的，也想赶快回家去收拾收拾。可真要走时，想到回家收拾什么呢？不禁就轻松起来了，平民百姓的，一间栖身的平房，几床棉被几件换洗衣裤，桌椅床铺也是白木钉成的，再就是水缸、麻袋、箩筐、碗筷、锅盆，值不了几个钱，谁要谁拿走好了。看到有钱人的东西装也装不完，这也好那也要，都替他们着急了。细想起来，无钱真是一身轻啊！这时候，他们才想到有钱也有难受的时候，穷人也不见得就活得不如人家。所以，他们像看热闹一样，在香州

城里到处走走看看，倒也大大开了眼界，看到了许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古玩字画他们看不懂，但布匹、药材、毛毯却是想象不到的多和好，他们知道还有许多他们看不到的金银珠宝，那都在那些大奶奶、二奶奶手里紧紧抱着的包袱里。他们睁大眼睛、伸着舌头互相啧啧道：“人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呀！”然后摇头，也不知是摇自己的日子呢，还是摇有钱人的奢侈。这么一想，倒很高兴看到他们今天的狼狈和损失，无意中发现：红军真不错，让这些好命人也尝尝苦头吧！他们就高高兴兴地到处看，有时打个帮手赚点钱，回家与一帮厝边头尾谈论街上看到的情形，找点噱头笑笑。那段日子过得比往常有滋有味的。

杨二福就是这类捡到欢喜的人，那时他十五岁，在香州混乱的几天内，他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快乐。他头戴一顶大竹笠，穿一身单薄的黑布衫，赤着脚。冻得通红的脚趾头有力地抠住石板路，使每一个脚趾头看上去都像屈曲的大头虫。他很高兴看到那些平时装模作样、好像什么都不用发愁的人，突然像掉了魂一样。他们也会这样啊？他对自己说。他很喜欢看他们被吓着的样子，有空时就在街上游荡，跟上某辆有钱人坐的人力车，偷偷点燃一个炮仗扔在路边。炮仗响起时，就可听到女人好像要死了的叫声；看到男人弹起来差点从车上滑下来。这种样子比《陈三五娘》还好看，他不怕人家骂他，反正骂又不疼，他装傻地对他们嘻嘻笑，他们也拿他没办法。若有人想下车来打他，他就跑，他赤着脚丫，在光滑泥泞的石板路上跑起来比谁都快，他们追不上他的，他们也没心思追他。杨二福已经试过几次了，知道没事的。

4

杨二福这天照样去白进士家送菜。他母亲是卖菜妇，在南门

头有一个摊子，一些大户跟她买菜，就由杨二福送上门。杨二福每天提着个菜筐子，在城里到处逛，学得跟地保一样。

这时，骨瘦如柴的白进士，穿着棉袄长衫，外罩狐皮褂子，手里提一个火笼缩在书房里，仍不停地瑟瑟发抖。他从书房的西窗望着学埕，不时发出一声长咳，粘稠的痰音使他青筋暴露的脖子激烈地蠕动着，他显得很烦躁不安，他在等杨二福。

以前太平的时候，冬天若没有下雨，白进士总是在早上九点多钟，坐在后院的学埕里晒太阳。他家的三少奶奶为他搬了一只红木太师椅，背部和屁股下各垫了一个红绸子套着的棉垫。前面还放了一只套着皮子的脚垫，白进士穿着羊毛袜子的两根细脚就架在那上面。从双足到腰部，又用一床丝绸小被盖住。干瘦的白进士就这样包得严严实实的，只伸出一只鸡爪一样的手，拿着一本发黄的线装书，闭着眼睛在吟着什么。他一般要吟到睡着了为止，这时，三少奶奶就叫两个帮工过来，连人带椅子一起抬进屋里去。她自己则抱着丝绸被，拿着脚垫，扭着好看的身肢跟进去。

杨二福差不多每天都在白进士晒太阳的时候来送菜，他从后门进来，经过学埕到灶脚。刚开始，他看到白进士像念咒一样，挺害怕的，后来问了厨娘福坤婶，才知道白进士这是在吟诗。他没想到吟诗比女人哭丧还难听，好像要死了一样。他不敢惊动白进士，经过他身旁时都踮着脚尖。有一次，他正踮着脚尖，却不小心掉了一坛酱菜，其实声音也不很大，可白进士一下子跳起来，从太师椅上滑下来，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头一歪，人就软了，口里吐着白沫。

杨二福吓得大叫：“救人啊，他死了！”

学埕的四周钻出许多人来。三少奶奶指挥着男人们把白进士放平，又叫着：“童子尿，童子尿。快拿童子尿来。”

香州人在抢救一些突发病症时，常常使用小男孩现拉的尿，叫

“童子尿”。把发病的人嘴巴撬开，整碗的童子尿灌进去。据说童子尿可以退癍、消肿、醒脑，对老人晕厥尤其管用。杨二福小的时候就拉过几次给人家喝，看到大人喝他的尿，他每次都笑得浑身发抖，可一笑起来，人家叫他再拉就没了。他们小男孩还经常在一起比输赢，看看谁的尿人家喝得多。但是，有的人是边喝尿边死掉的。看到灌了满嘴的尿又流出来，人却死了，杨二福很害怕，他觉得自己的尿还在死人嘴里，好像死人也要吃他一样。以后人家叫他拉尿救人时，他就怎么也拉不出来了。

这时，学埕里没有一个男孩，杨二福虽然大了一点，总比没有强。他们就拿了一个八卦碗，端在杨二福的裤裆前面，叫他：“快拉快拉。”

杨二福犹豫着，他不好意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家什头拿出来，他已经十五岁了，家什头已不像七八岁时那样纯洁可爱。他甚至懂得怎样偷偷地抚弄它，让自己得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活。照说这样的尿已经不能当药用了，可是，人家不知道，再说老人是自己把他吓昏的，无论如何应该为他拉一泡。杨二福要求自己端碗，然后背过脸去，他听到背后有人在窃笑。他一手端碗，一手拿家什头，对着太阳，却怎么也拉不出来。

还在杨二福憋得脸红耳赤的时候，白进士却在三少奶奶的捶胸拍背下，慢慢地“嗨”了一声，醒过来了。杨二福如释重负。

没人追究白进士是怎么昏过去的，以他那病殃殃的样子，随时都有可能死掉。他们还说杨二福发现得早，要不然可能没救了。至于杨二福摔破的酱菜罐子，可能是他急于叫人时失手打破的。作为奖励，三少奶奶没要求他赔一罐酱菜，还送给他一条麻绳网袋，说以后有些瓶瓶罐罐的，就装在网袋里提着，这样不容易打破。这条网袋是三少奶奶自己织的，杨二福拿在手上不知所措，心头一阵乱跳。